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莆田縣志

PUTIAN XIANZHI

莆田金石木刻拓本志

(草稿)

上册

(文教衛生資料之一)

内部資料
定期收回

莆田縣縣志編集委員會

1981年11月

45

45

附 言

迄今爲止我縣尙無比較完備的金石志這類專書。清季劉尙文澹齋的「莆陽金石初編」，僅收唐、宋兩代的石刻二十七件；民初陳衍所編「福建通志·金石志」中著錄的莆田金石木刻，則系根據第二手資料，不但不完備，且有錯誤。本志系宋湖民先生近二十餘年來努力搜拓並根據拓本進行輯錄和考證的一部莆田金石木刻專書。爲了保存地方文獻資料，略加刪節后付印出來，作爲縣志草稿的一部分，藉供鄉土史地研究工作和其他科學研究工作的同志們必要時的利用參考，稍省他們搜尋、翻檢和抄錄之勞。

這部金石木刻拓本志是保存着一些歷史資料的。但必須指出：這些文字都是出自統治階級及其仆從們之手，從內容到形式，充斥了掩飾其統治剝削罪行的種種偽裝，它里面自然不會有我們所需要的正面材料；而歪曲事實、隱瞞真相、任意虛構、憑空捏造以及宣揚封建反動思想、污蔑少數民族和農民起義的材料，却所在皆有。這些糟粕，在付印時，本應加以全面的說明或考據。但由於水平和時間的限制，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故特附言聲明如上。希望採用這里面材料的人們，以謹慎的態度對之加以精密的審查和深刻的分析，具體揭露其反動的階級本質，作爲反面或側面的資料來利用。

此外，形式方面我們只給初步斷句，未加標點符號；清刻拓本之部中還附有一些民國時的拓本；其他的詳凡例中。

莆田金石木刻拓本志

目 錄

- 一、凡例..... (1)
- 二、總目錄..... (3)
- 三、唐刻拓本之部..... (13)
- 四、宋刻拓本之部..... (13)
- 五、元刻拓本之部..... (50)
- 六、明刻拓本之部..... (53)
- 七、清刻拓本之部..... (188)
- 八、附錄..... (221)
- 九、補遺..... (229)

刊誤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凡 例

一、本編收錄金石木刻等拓本計大小近三百件，依朝代年代編錄。

二、本編所錄，以有拓本可憑者爲主。少數雖無拓本，但因原物尚存，藏置處所又近，經眼不難的，亦予收錄。

三、拓本以出自莆田本地的爲限，不論其書寫人或撰作人爲莆田人與否。但有一二拓本系由莆田人書寫或撰作而得自外地的，亦暫收錄。

四、拓本標題以書寫人姓名爲主，但有時因書寫人在當時不甚突出，乃易以撰作人姓名。姓名之上，均系以朝代和其人的官階或其他身份，藉以規書法因時的流變和其人與名位有關的造詣。

五、刻工與藝術表現方面有關，本編對於刻本鐫者的姓名，過去未予留意，大都從略不錄，現在補列爲難，此層深致遺憾。

六、編中錄存的必以其書法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或其文有一定的文獻資料價值，或其材料從反面、側面可資爲利用者爲准。錄存時不加刪削，闕文以口爲記。

七、編中對本文和書寫人及撰作人的事略，闕加考證，亦僅羅列事實，未能從本質上區別其精華與糟粕而加以進一步的批判，不成其爲「古爲今用」的可靠資料，這是一大缺點。

八、此外尚有應予聲明者五事：

1、所有附錄，均係從他書摘鈔下來，原想藉此加強考證成份，不過有些近於畫蛇添足，應否存錄，尙待斟酌。

2、錄存的宋刻拓本中，例如蘇軾書之「溪山可此生」、蔡襄書之「松石」，疑係臨摹重刻的，其餘皆非贗品。但是其中確有一部分屬於明刻而非宋刻的，例如，宋高宗書之「登瀛閣」，原石係在岩嶠，此係黃鳴喬所重刻的；蘇軾書之「方金紫墓碣」，到明代方瑛始爲立石；文天祥書之「演嶼聖蹟」，原石刻在邑之奉谷里；木刻的馬道所繪關帝像，亦係明刻無疑，凡此皆宋人所書所畫，而明明非宋刻的。本編主旨，重觀真蹟，因之宋人所書所畫，雖明刻仍系之以宋，不過統稱爲宋刻，顯係標題不當，

這一節有特別聲明的必要。

3、有關於神話迷信如神霄玉清碑以及祥應廟、城隍廟、文昌廟、糾察廟等等的碑記，特別一一存錄，目的在於使人明白認識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如何地依託神權，迷惑羣衆。

4、墓誌銘大都詳於世系家世生卒葬期墓向，而又鋪張世德或誇張其人生平善行，千篇一律，率多溢美的諛詞，無足徵信。但如果羅採纖苛，可存的將見寥寥無幾，因此只有就文論文，稍有可觀，即予存錄。

5、遺像照片並非刻本，但因造象連類及之。

九、莆田現存的金石木刻尚多，本編所錄僅及十之三、四，解放后因基建而出土的墓志碑碣等，爲數尤夥，本編未能一一拓印存錄，同時，現存金石木刻亦有因不爲重視而遭毀滅的，因此希望關心鄉土文物文獻的人士，廣搜博採，補闕拾遺，及時搶救。

總目錄

唐刻拓本之部

李德裕醜酒石

宋刻拓本之部

✓翁允成書陳仁壽墓碣銘

蔡襄書：一、陳伯孫詩刻

二、洛陽語記

三、松石

四、宋氏古香齋寶藏摹帖

✓蘇軾書方金紫分韻碣

附：溪山可此生

治平二年廣化寺石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

徽宗書神霄玉清碑

蔡儵書御筆手詔

高宗書登瀛閣

方昭書興化軍祥應廟記

故太原十宣義墓誌

林寬夫題南山泉上詩刻

朱熹書：一、文明氣象

二、讀書樂

三、忠信篤敬

四、與造物遊

五、小菴題名

孝宗書賜陳俊卿札附換脚踏

南山塔刻

✓劉棻書劉公孫人方氏壙志

方左鉞書伏虎巖

陳宥書廷壽橋

✓劉克莊書林燕人墓誌銘

林晴之書熙寧橋

✓劉克莊書劉君春淵墓誌銘

✓劉希仁書春淵婦林氏墓誌銘

劉克莊書水村遊釣

✓劉明甫書婦人宋氏墳誌

理宗書涵江書院額

林希逸書薦福院方氏祠堂記

✓徐明叔書陳埭墓誌銘

文天祥書：一、演煥聖蹟

二、南山樾蔭

三、新有

✓陳文龍書黃安人墓誌銘

常挺書林埭橋

黃仲元撰黃氏族祠思敬堂記

宋刻輞川圖

馬遠繪關帝畫像

宋鑄銅鼎碎片拓存

元刻之部

元烏石山石刻

元摩香石石刻

吳國公亦黑迷失看轉大藏經功德記

天啓崇寧鐘銘

泰定湧泉岩鐘刻

泰定井石刻

至正造象

明刻之部

林庭芳書重修木蘭殿記

董彬書迴瀾橋

李時勉撰品樹連陰圖記

✓方鯉書陳道潛墓誌銘

✓方鯉書陳遜齋墓誌銘

✓林彥撰處士林朝夫墓誌銘

林文書重修興化府廟學記

✓趙穀撰先考先妣合葬墳誌

岳正書小西湖碣

✓彭韶書林寅墓誌銘

✓王詔書鄭節婦墓碣銘

陳晉書清江周氏宗祧碑銘

周文通書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

厲英書：一、飛躍 二、花塢

三、大夫坑 四、因翁周公之墓

黃穆書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周軫刻祖父母父母誥封

✓卓天錫書林晚晦合葬墓誌銘

✓林俊書林徽墓碣

✓林俊撰先大夫鞠莊翁墳誌

林俊書二忠祠記

林俊書修杭口隄梁頌記

林俊書黃仲昭祠楹聯

✓林俊書陳如賓墓碣

張嶺立林有年孝匾

黃希英書天馬來背額

✓高梧撰：一、高二兩墓誌

二、高母陳氏孺人墓誌

鄭岳書：一、陳茂烈墓表 二、吳長官廟修祀碑

黃雲撰莆田縣學重建詠歸亭記

黃雲望白雲詩刻

洪珠書岳墳題字

文証明書：一、嶺山春意 二、四如黃仲元公墓碣

✓ 三、洪仲謹墓誌銘
陳壽徵書永思堂記

邵銳撰方氏世忠祠碑

陳傑書方氏世忠祠敘建碑

陳儼書庭訓

彭文質撰重建十四家功德祖祠記

✓ 孫豹撰烈女鄒三娘墓表

✓ 林暄撰朴庵林翁墳誌

✓ 馬明衡書朱東洲墳誌

李庭梧撰李氏重修東墩祠記

✓ 方一蘭書烏石公墓碑陰記

✓ 柯維熊書澹軒林公配王孺人墓誌銘

林大略書：一、西源亭題額 ✓ 二、陳常爾墓誌銘

✓ 趙參魯書名臣開府林公祠門額

鄭大同書陳墓溪墓誌銘

林達書林氏族範

吳紳書跋朱晦翁與造物游歷石刻

康大和撰重修陸宣公祠堂記

✓ 宋曰仁書鄒子野墓誌銘

✓ 陳承芳書鳳凰飛錫門額

✓ 康雲程撰康漸山墓誌銘

高景做刻彭祖窺井圖

方祖兆書衍德祠安主祝文 附補誌

林兆珂書：一、讀書處

二、崇德報功

譚文遠撰送鄭果菴序

陳于陞撰贈送鄭果菴序

王廷撰贈鄭果庵序

錢順德撰重修興化城隍廟記

黃鳳翔族邸寄懷詩刻

邢一鳳金陵賦別贈鄭果庵詩刻

趙志舉贈鄭果庵入觀序

陳瑛書二忠祠昭忠門額

黃起有跋黃起維識三塘公遺稿

黃起有書唐御史黃公祠門額

陳翰臣書重建忠勳祠記

蔣于亨書：一、孝義里社重建記
二、林應箕墳誌

康當世撰高孺人墳誌

康雲程撰姚孺人墳誌

林垣林陞撰：一、顯考聯峯府君墳誌

二、顯妣洪氏墳誌

陳經邦撰三學公田記

方萬有書世忠祠重建記

吳獻台書：一、重修宁海橋碑銘

三、重興寺題額

附 佚名：半天逸趣

馬思恭書重建正學純忠祠碑

盧廷選書水南鼎建文昌祠記

林民止書聚星門額

周燦書峯臺毓秀

陳承芳重葺重興寺修復記

林堯俞撰鳳林寺玉皇閣香田碑記

明刻姚劉氏墳誌

明刻姚陳氏墳誌

宋比玉書：（一）林氏忠烈祠碑銘

（三）郭家聯板

二、文軒書聖題額

四、青山崖崖萬古青濼濼

（二）大理許事宋公墓碣

（四）臨倪環題贊蔡忠惠書法

李嗣京題宋比玉墓表

馬夢吉編興化府題名記

余翔識陳蘭淙墓碣

陳經邦書陳蘭淙墓碣

林鳴璫書記言

明萬曆禁建牌坊碑

- 黃起龍書：一、壽藏銘
 二、理學巷
 三、文筆鍾靈
 四、福泉
 五、古洪山石刻

黃鳴俊撰重修木蘭陂南北送水隄並饒李二廟碑文

楊大瑄書大士銅像記

- 彭汝楠書：一、古柳橋 二、吉雲書舍 三、且止臺
 四、鄒方壺壙誌
 五、曾愛雲尙書詞碑

朱繼祚書岸園大觀圖說

- 朱繼祚書：一、珂里 二、題名書社
 三、文峯勝地 四、益公興秀
 五、山澤遊
 六、報本祠
 七、古白湖
 八、長虹饋鎗
 九、方氏宗祠

崇禎諭祭潘應龍碑

陳鍾岱書重建城隍廟附記

崇禎八年迎仙塞門額

方祖玄書重鑄壯烈魏公祠碑記

陳金書南關糾察神祠記

黃卷撰師唐府君壙誌

- 陳鍾岱撰：一、心玄府君壙誌
 二、顯妣林氏壙誌

余魁撰重建錢妃暨十四祖廟記

黃擔書南山靈巖寺二勝和尚寶塔誌銘

鄭鳳來書石刻

黃石紅泉宮石刻：一、古紅泉
二、紫陽詞

聖壽寺大門楹句

附：石鐫詩刻三首

玉潔祠楹句

太平社楹句

黃仲平祠楹句

✓宋元翰書宋漳州推官宋公墓碣

無題名石刻彙錄

石碣：

一、迎曦卷

二、重刻唐林端州烏山題句

三、種桃

四、硯泉

五、藥雲

六、魁欽

七、白澗

八、湖南書院

九、節義文章

墓碣：宋理學名儒履齋方公墓

門額：半臂林泉

題名待考石刻：三峯書漱玉鳴金

清刻之部

✓黃國棟撰立匡府君壙誌

康熙書：（一）至聖先師贊 （二）作萬人敵

彭鵬撰重修木蘭坡新築橫山堤並修李侯錢妃馮禪師三廟碑記

林源撰重修木蘭坡馮公隄記

林兆鯨書西園題額

廖必琦書重修木蘭坡記

廖必琦書重修洪口隄記

北關外瑞雲廟誌德碑

西天尾頌德碑

張玉書書四配贊

✓ 羅燦生撰鄭泉山墓誌銘

馬夔進撰重修天一樓記

汪惠生撰書興安古蹟樓記 附：俞恆潤跋

吳元圃等立重修木蘭渡記

✓ 戚人鏡書郭仲伊墓志銘

郭尙先書：一、大學

二、真草篆隸四體

三、郭隴南集果軒家傳

姚元之書芳堅齋題額

✓ 王慶雲書林揚祖生祖母墓誌銘

郭尙先撰書重修興化府水關記

✓ 陳弼賚撰月軒鄭先生墓誌銘

林揚而書莆田擢英書院碑

✓ 陳池養書林揚祖生祖母墓誌銘

✓ 郭慎行書陳梅臣墓誌銘

梁壽先書興化府署新葺忠節祠記

✓ 王仁堪書林揚祖墓誌銘

施啓宗書郡城隍廟紀恩碑記

徐承禧撰書新建縣城隍廟廳事記

林兆熊書倡建棲流所記

✓ 吳鴻賓書宋琢堂墓誌銘

張壽祺書重修鄉賢祠并補遺粟主記

張壽祺書重修石室岩佛殿記

吳鴻賓書重建桐黃書院記

✓ 江春源書李廷榮墓誌銘

56/ 黃紀雲撰少雲許公墓誌銘

✓ 吳鴻賓書劉澹齋墓誌銘

✓ 吳鴻賓撰涂慶瀛墓誌銘

✓ 程驥遠撰少海涂先生墓誌銘

✓ 張琴書元聖周氏墓誌銘

- 陳璧書黃紀爵墓誌銘
- 秦殿章書江春霖墓誌銘
- 張琴書秋齋府君墓誌銘
- 張琴書關母太恭人墓誌銘
- 張琴書黃子幹墓誌銘

陳祖蔭書重建孝廉祠記

張琴書創建涵江善德宗孔堂碑

鄧石如書晉岩積石

何紹基書：一、漫園 二、瓊瑤場

王廣業書聯句：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

寶潤莊龍德井碑刻

附：硯銘

蘇東坡題硯銘

蘇子由題東坡寄贈硯銘

伊墨卿刻硯銘

李廷玉題硯銘

柯潛題硯銘

李龍巖刻硯銘

宋比玉刻沈泥硯銘

朱句銘黃莘田石鼓硯

文選樓阮氏珍藏硯

附：莆人名刻印章拓本

吳晉刻山水清音印

黃鞏刻累心處都靈印

魏植刻尚書林及禮樂攻吾短剛印

文彭刻柳塘亭長印

黃昇刻半園大觀及古柳橋印

宋比玉自刻名印

宋綏刻桃花潭水印

附：遺像攝存

- 一、唐鄭南郡遺像
- 二、唐林氏九牧遺像
- 三、唐黃文江遺像
- 四、陳氏九公遺像
- 五、宋陳文龍遺像
- 六、宋方氏六桂遺像
- 七、宋翁氏六桂遺像
- 八、宋鄭火際遺像
- 九、明阿竹岩遺像
- 十、明鄭一鵬遺像
- 十一、清吳英遺像
- 十二、清蘭鄆石遺像
- 十三、清江春霖遺像

唐刻拓本之部

董田立邑較晚，求唐以前之金石、絕不可得、張孝寄想園中所置醒酒石、有去華山人詩一章爲證、可以定爲唐代李德裕平泉故物、因亟編入唐刻之部、但一人私見、未足成爲定論、尙望博雅君子有以敦正之、

醒酒石

此石置張孝寄想園中、據云舊得之暢山姚氏、蓋元代去華山人洪汝質（希文）故物也、山人所著續軒渠集、有詠醒酒石七律一章、詩云、園林游玩足怡神、木石平泉最極珍、狎弄杯觴同一石、招徠河海重千鈞、胸胸鼻息終頽玉、颯颯天風爲拂巾、三萬六千沈醉后、未知轉徙付何人、所云未知轉徙付何人、言下有不勝顧戀之意、明明其爲故物矣、此故物何自而來、殊有考訂之必要、考五代史張令懿傳、有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葵復求之、監軍不與、是此石在五代時已入監軍之手、而滄桑多變、安知不又由監軍而入他人之手、流轉人間、固非不可必得之物也、所云招徠河海重千鈞、何事遠歷河海以致之、則其視昔拱璧、必爲平泉故物無疑、顧斯立元詩選山人小傳、謂其生卒實與元代相終始、而考其生平、始終未嘗出仕、蓋以繼父志自期也、父名巖虎、宋貢士、官興化教諭、宋亡、坐蕩山中、朝哺盂飯、燒芋咬菜、無愠色、先生日侍其側、親承庭訓、誓不事元、因益縱情于酒、三萬六千日之中、無日不狎弄杯觴、至于沈醉、但不知醒酒石此時何在、何以鼻息胸胸終作玉山頽也、想此石不過聊供園林游玩以自怡神、豈取其真有醒酒之功哉、董乘不爲山人立傳、管引以爲憾、而此石巍然獨存、先生之名附之以傳矣、

宋刻拓本之部

宋進士翁允成書陳仁璧墓碣銘

碑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計二十八行、行五十字、碑額額川府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墓碣六字、篆書、后移置檉隴巷忠勳祠、即仁堦祠內、現忠勳祠已併入莆田醫院原部改建、

大宋故承奉郎檢校尚書膳部員外郎守泉州錄事參軍賜緋魚袋贈太子洗馬陳府君墓碣銘並序

承奉郎守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王禹偁撰

兩漢公卿多郡郡吏、由郡郵功曹而用者十四五、故其治道繫于三代、蓋考行于鄉、試才于州、而后登于朝也、斯得鄉舉里選之遺制與、其制雖廢、其人或存、陳使君近之矣、唐末大亂、天下分裂、東南曰閩、有王審知者据之自立、繼以李留張勳凡五帥七十年、雖附庸于江南、稱藩于中原、其屬吏皆自署也、故積善之門、篤行之士、道不行于朝而行于郡、不在乎身而在乎后嗣、

君諱仁璧、字象玄、其先蜀川大族、今爲閩人、曾祖諱晃、隱德不仕、祖諱樞、唐廣州清遠令、著諱沆、登進士第、時梁開平中也、常從事大名府、觀梁政多僻、知中國必亂、且以清遠府君族舊在嶽喪、因棄官南走萬里、負喪而歸、葬畢、杜門堅拒王氏辟命、終身不爲僞官所污、至今鄉人以先輩呼其家、君卽先輩之子、以文行稱于州里、閩帥重而辟之也、君曰、吾先人策名中夏、遭時不幸、介在僞土、義不受祿者、全其節也、雖專地悍帥、(原文作師)、不敢加害、名高而行著故也、吾小子負倚世德、未聞于朝、一旦又將拒之、禍且至矣、乃屈身應命、乃歷官六、歷職八、歸實中以主帥命入朝、太祖嘉之、制授檢校尚書膳部員外郎、賜銀章朱紱、始真拜錄事參軍、厚禮遣之、故相國太師忠順公籍地入覲、君實預其謀、旣而謂人曰、吾嘗被天子命、無辱於先人也、今時雖可惜、而年已過矣、吾其樂山水守松楸而悠天年乎、乃辭以老、而命次子靖入于朝、而后令終于家、享年七十、初靖之歸國也、再任許州司法參軍、時富春孫何、濟湯丁謂、皆當時之文豪也、靖與之交、用是辭格一變、端拱中拜疏議邊、上奇其節、擢授將作監丞主判國監、后隸御史府、尋以制創爲職、皆非所樂也、禮上章言時事、上益重之、超拜祕書丞、直史館、賜五品服色、四年郊祀畢、以靖貴、贈君太子洗馬、明年秋、靖得告南還、且將以瀟澤實其墓、墓有志、孫何爲其文、又請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禹偁書墓表、禹偁因謂曰、墓之有表、古也、然近世有德行無祿位者、多表而旌之、獨禮子爲大夫、父爲士、祭則大夫、葬則士、今洗馬祕書俱爲五品官、與無位者同

矣、何以示貴、按今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碣其墓宜矣、靖乃拜而謝之、君之行已業官理家訓子、暨爲署之官職、卒葬之年月、宅兆之原里、五男三女、男爲令子、女得賢婦、凡是數者、孫之誌具矣、夫人李氏、封隴西郡太君、亦從子之貴也、銘曰、媯姓后、潁川陳、永嘉亂、徙于閩、德不墮、世有人、魏從軍、登王賓、拒僞命、名益振、生騰部、行恂恂、事連帥、姑全身、修親禮、趨紫宸、握有蘭、佩有銀、郡督郵、始卽真、生祕丞、文彬彬、遇聖主、爲史臣、漏斯澤、顯斯視、時孝子、時孝孫、碣其墳、垂后昆、

靖至道乙未歲、得是碣於太原王元之、時或有謂母氏存焉、置碣非矣、抑又分命南北、成立未遑、洎歷郎署于五兵、改服色於三等、景德丙午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史職拜先妣真定縣太君（累封至真定也）哀訃泣血、京師有司具奏旒屨、翌日奏遣中貴宣諭、賜錢上墓、仍許奔喪而全禮制、大中祥符改元之戊申、皇上封泰山之歲、十二月十日、遷先妣葬于軍壘之北崇業鄉寶峯桃枝源、幸今福建路按察刑獄直集賢院丁遜禮丞爲墓之誌、煥乎其文章、昭然其事跡、且曰合葬非古也、故不附左司之塋（先君亦累封至左司郎中）、越明年六月二十九日、樹茲碣於城南五里長亭之右、先君郎中墳路之左、衛之以臨屋、期不朽於雲來、臨之以康衢、庶無隲於遐邇、靖以是日趨途而歸闕、故敘記於碣后、

進士翁允成書 進士錢象類 鄭舜鏞字

陳靖南歸、爲其父墓、既請孫何爲墓誌銘、又請王禹偁爲墓表、時其母氏尙存也、其母既沒、又請丁遜爲墓誌、並自敘所以未遑置碣及其母不附父塋之由、附於正文之下、刻於碣后、是碣原鑿於城南墳左、后移置仁豐祠內、仁豐祠在橄欖巷、卽忠勳祠。

劉向文蕭湯金石初編、碣載歷郎署于五兵、史傳無之、考莆陽比事錄、靖以兵部郎中出知泉州、又考文獻通考、漢魏始有五兵、宋無此名、靖猶沿舊稱也、又碣載祥符改元封禪泰山、與史悉合、宋志將以淳化三年冬郊、皇子許王前十日薨、乃改次年正月、禮成、大宴含光殿、時靖官直史院、有糾儀之奏、其說亦卽載於禮志、又碣載五品以上立碣、此例自齊已然、惟母在不得置碣、歷考金石三例並梁氏墓銘廣例均無、此說足補其缺、孫何丁遜所撰仁豐及真定太君兩誌已無存、按一統志、孫何篤學嗜古、年十五、善屬文、與丁謂齊名、時號孫丁、

觀再稱敘述、當時二人聲名即已如是、東都事略何傳亦云、再稱與二人之作、轉柳以后所無也、增與之善、文格一變、其所撰著、惜已不傳。

翁允成 進士、閩選舉志佚其名、其女見閩志列女傳、註爲殿中丞翁允成女、允成歷官、略見於此、見初編、

續勳 待考、

王禹偁 鉅野人、字元之、太平興國進士、爲右拾遺、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遺爲已任、文章敏贍、累遷翰林學士、有小畜集、集韻、五代史闕文、詩集等著作、

宋學士謚忠惠蔡襄書

一、陳伯孫詩刻（石在襄山）

六合萬籟息、秋林月正暉、琴中傳不盡、石上坐忘歸、

康定二年九月十五日君謨書、

按康定二年即慶曆元年、宋史並東都事略、康定二年十一月南郊、改慶曆元年、石刻于九月未改元前、

陳伯孫 大中祥符間曾任長樂縣尉、詩不書誰作、圖經攢爲伯孫、當必有據、見陳榮仁閩中金石略、但乾隆仙遊縣志藝文志則謂系君謨所作、

二、洛陽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累趾于淵、醴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賈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慮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董湯蔡襄爲之合樂謙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經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

曾孫奉職郎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賜緋魚袋恒立石、福晉上官石鐫、（此二十四字篆書附刻於石末、爲著閩中金石略之陳榮仁所發見、渠所藏拓本無此）

三、松石 君謨書（石在張洵如故宅、疑係摹刻）

四、宋氏古香齋寶藏藝帖（木板存在城后階宋宅）

皇宋書錄云、張文靖公云、君謨碑板照四齋、而尺牘尤遺編可愛、有法帖五卷、合牡丹記嘉支譜茶錄青美堂記清書堂記、刻於興化蔡氏、最爲精好、蔡氏、君謨后也、

陳榮仁閩中金石略、嘉支譜茶錄原刻均佚、今惟宋珪所刻者尙存、蔡襄字君謨、天聖進士、累官知諫院、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論事無所回撓、進知制誥、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再知福州、徙知泉州、后以端明殿學士移守杭州、卒謚忠惠、

附錄一：忠惠公書詩文軼事各家評述（先后次序未編定）

直齋書錄解題云、嘉支譜一卷、端明殿學士莆田蔡襄君謨撰、且書而刻之、與牡丹記並行、閩無嘉石、以板刊、歲久地又溼、皆盡朽、至今猶藏其家、而字多不完、可惜也、

王世貞書畫跋云、君謨嘉支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蒙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舊本、刻在閩中、故不能佳耳、

石渠鐫華云、此閩中刻本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俟矣、

皇宋書錄云、蔡公萬安橋記、大字、刻石最佳、字徑一尺、氣壓中興摩崖、

弇州山人藻云、萬安橋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近之、嘉支譜不足道也、

蒼潤軒帖跋云、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爲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

金石萃編云、墨池編稱君謨真行草皆入妙品、篤好博學、冠絕一時、周必大平園集稱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沈著、宜爲本朝法書第一、洛陽記與吐谷潭詞、皆大書之冠冕也、

歐陽永叔云、君謨文章清遠粹美、

王梅溪云、文以氣爲主、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審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

劉后村云、蔡公清書堂、草際飛蚤乍有無、詩家要渺之音也、王禹玉云、君謨味草詩、有時平生駁地、虛情入春田之句、其官關教化、非

野火燒不盡春風又生之比、

宋比玉云、蔡公詩律、五言宗李杜七言出入王孟、如爐灰寒更畫、燈
炮落仍挑、寫北堂夜話之景、真高手也、與唐人凍餅黏柱礎、宿火陷
爐灰語、可韻頌矣、若五言古之姑胥行鄧陽行、有晉魏六朝遺致、非
唐之淺近者可及、

蘭陔詩話、公賦類江鮑詩兼王孟文宗韓昌黎、奏疏似陸宣公、書法駕
蘇黃米三家之上、又精畫理、謚不曰文而曰惠、豈爲政事所掩耶、

張弼云、米海嶽評蔡書如少女、體態嬌嬈、行筆緩慢、多飾鉛華
、然鉅眼者自有精鑒、

董其昌云、蘇黃米蔡、宋時以蔡京爲殿、已易之爲君謨、嘗云蔡儂黃
米、

焦竑云、蔡蘇黃米爲宋四大家、而蔡書世不多有、此卷（指古香齋蔡
帖第一卷各帖）風骨秀逸天真爛漫、尤爲佳絕、雖奕奕露姿韻、而結
法出二王、殆無一筆失度、

范大年云、君謨大字長於褚陸、小楷行草殊逼晉人、又觀飛白、細若
游絲、輕如浮雲、徘徊宛轉、有翔龍舞鳳之狀、尤爲世寶、國朝以來
評書指爲第一、殆非過論、

楊循吉云、端明書在宋所以居諸家之上者、正爲龍祖右軍正傳耳、范
氏所論、不爲無見、

李東陽題句云、一代君謨是主盟、醉翁書法有真評、君看臨筆飛揚地
猶有風流不盡情、蘇黃墨本人爭購、閣榻雙螭漫亂真、惟有君謨遺跡
少、爲君頻拂案頭塵、

晁氏客話、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
燈長丈余、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
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遣與點燈、

東坡志林云、歐陽文忠論書、謂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
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求其所短、大字爲少差也、
天資既高、又輔之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

歐陽六一歸田錄云、蔡君謨爲余集古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
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線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
以爲清而不俗、復月餘、有遺余清泉香餅一籠、君謨聞之、歎曰、書

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種物、又可笑也、

石林燕語云、李觀一日與陳烈同赴蔡君謨飲、時妓皆在後園賣酒、君謨因命佐飲、烈已不樂、酒數行、衆妓方歌、烈踰牆遁、觀賦詩有山鳥不知紅粉樂、一擊檀板便驚飛之句、烈聞之、遂投牒証觀、

附錄二：蔡忠惠公籍屬平議

近讀宋汀州路儒學教授高元子所撰故少府蔡時亨墓誌銘、其首章云、蔡氏自唐司空用元居仙遊赤湖之蕉溪、六代端明忠惠公來莆城南、支派蔓衍、簪組繩聯四世、由此以觀忠惠公先爲仙遊人后爲莆田人也明甚、乃有人辨其不爲莆田人、甚至謂未嘗居莆、蔡宅特其田莊、莆田縣志於此辨之甚詳、茲摘錄其中最爲確鑿可資佐證者於下、一、蔡忠惠故居在郡城南五里許、俗呼蔡宅、其地近水亭、卽今所稱錦亭是也、王梅溪赴泉守、有過端明故居詩、又序其集曰、莆田蔡公、二、李幼傑莆陽比事云、水亭蔡爲忠惠公之后、仙遊赤湖蔡楓亭蔡並忠惠公之族、又公有莆陽居士集三十卷、孫傳有城南集二十卷、三、林艾軒圖經序云、出南郭可五里、蔡端明青書第、過其門、或立馬低徊不忍去、四、公泉州萬安橋記署莆陽蔡襄、跋魯公告身、未書莆陽蔡襄齋戒以觀、跋御誠懸蘭亭詩帖、未書莆陽蔡襄題縣志所舉以上四點、可謂明確而有據、王梅溪李幼傑林艾軒去公未遠、皆已確言忠惠公之爲莆田人、卽忠惠公亦自言其爲莆田人、則后人斷斷以辨、徒近詞費、雖然、莆田縣志所以有此論證、亦第謂其未嘗居莆之誣、並未力辨其先之非仙人也、忠惠公未來莆之前、固猶在仙遊世居也、故平心而論、謂公爲仙人也、固不爲私、而謂公爲莆人、亦不爲僭、昔晦翁原籍婺源、及徙居長安遂爲蜀人、海內以濂洛關閩稱、至今人無異詞、何居乎忠惠公之不得爲莆人也、且以莆之史乘言之、鄭露自永泰遷莆之南遊、歐陽魯自晉江遷莆之福平山下、黃璞自侯官遷莆之涵江黃巷、黃滔自侯官遷莆之東里、方廷幹自歙縣遷莆之后埔、此皆來莆而定其世居者、其故皆謂之莆人、忠惠公來莆、既于蔡宅定其世居、自非流寓者可比、則謂之爲莆人也、何僭之有、

宋學士謚文忠蘇軾書宋方金紫公墓碣

(石在常太里黃埔人家屋角)

眉山蘇軾書

贈金紫光祿大夫方公之墓

嗣孫方琪立

金紫名廷範、歙人、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遂居於莆、卒葬常泰里南芹山、「福建通志」誤作侯官縣隱山、以子貴、贈金紫、故老相沿稱之爲長官、初長官以孤身仕闕、猶爲唐官、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皆仕王氏、入宋爲莆甲族。

劉澹齋莆陽金石初編云、坡翁書墓碣、不序年月、金紫諸孫與坡翁交厚者惟惠守南圭翁子容、見於坡集、如曰琪者、惠守何人、無從細考。

方子容號南溪、庭範孫、皇祐五年進士、考東坡年譜、子容於紹聖三年代唐器之爲惠州守、時蘇東坡被旨安置惠州、時相醜和、其詩具見於東坡詩集施註本及莆風清集、東坡之爲子容書此墓碣、固自有來歷。

方琪字純誠、號東軒、明弘治己酉舉人、官安寧州知州、見方氏族譜及莆選舉志、金石初編無從細考、殆誤以琪爲宋代人也。

此石爲東坡所書真蹟無疑、但金紫墓在常太里南芹山、何以不附於墓、乃在常太里黃嘴人家屋角、殊不可解、此屬歷史變遷、猶言可說、所不可解者、東坡書在宋紹聖年間、何以至明弘治以后始由其嗣孫立石、宋書明刻、似乎不成問題、方公之嗣孫乃自稱姓爲方、才是一個問題、好名之累、一至於此。

另有一碣書「溪山可此生」五字、在嶺南如故宅、

疑係摹刻

蘇軾事略 眉山人、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嘉祐中對策入三等、簽分鳳翔府判官、召直史館、熙寧中請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言者據其詩語以爲訕謗、逮赴臺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歷端明殿翰林院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諡文忠。

宋治平二年廣化寺石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

癸未秋節前三日、僧友往南山廣化寺印拓經幢、既拓數紙、知所刻者爲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年深石泐、字畫模糊、讀之不易明曉、禪房中一衲聞聲挾一冊出請渠病新愈、正在臥榻上閱是經也、此爲唐尉賓國沙門佛陀波利譯本、附註英文讀音、持以校讀、頗有異同、因假歸細讀之、及見其下附錄英譯梵文原本、始知波利所譯者、於讀音與字句皆略有省略、而經幢所刻者、一依梵文原本、讀音對準、字句亦無遺漏、且有一二句爲梵文本所無者、此刻特以加句爲名、即明指與波利所譯者有別、爲了讀者便利起見、排列梵文英譯本爲(1)、波利中文譯本爲(2)、經幢拓本爲(3)、三行對照、藉資辨別、如(3)與(1)音讀相同、而(2)有缺一二音者、可藉以知波利譯音從簡之處、如(3)與(1)全句相同、而(2)俱缺者、可藉以知經幢特別加句之處、如(3)有而(1)缺者、可藉以知梵文本尙有失脫之處、如(3)有作口符號者、可藉以知經幢殘缺之處、近閱福建通志金石志所載宋淳化二年晉江承天寺經幢及宋政和六年長溪桐山棲林禪院經幢刻本、持以對校、所有缺字、概用此二本參訂補入、俾成完璧、

原书缺页

佛陀波利以唐儀鳳元年自北印度達中土、復還西土、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永淳二年回至長安、高宗命日照三藏與波利參譯是經、旋波利詣西明寺、與沙門正順等再譯、譯訖、持其梵本往五台山、入金剛窟、竟不復出。

石幢爲八角柱形、共八面、拓得八紙、其餘如啓請真言福德真言以及捐造男女姓名造立朝代年月、均不錄入。

梵文英譯本於伽、迦、俱、揭四字、讀作 G、K 一類、咤、姪、恥、厭四字、讀作 D、T 一類、而中文本之英文註音、皆以 CH 拼音、此爲以今音誤讀之故、於此可以發現一個奇跡、伽迦俱揭咤姪恥厭八字之音讀、完全與莆音相同、可知莆音多屬古音、而古音何自而來、則皆來自唐譯之佛經也、余嘗謂莆音與古音接近、唐以前莆田尚未開化、何從得到古音、蓋古音之保存於唐音中者、隨譯經以俱來也。

又考、梵文英譯 BAMEH、治平本字訣、淳化政和二本均作「室者銘」、譯音不符、又治平淳化政和三本、均有「娑婆羯摩尾尾奴佛囉拏」、「母賴母賴尾母賴」、而梵文無之、均待考。

宋徽宗書神霄玉清萬壽宮碑

(碑通額高一丈一尺一寸、廣四尺二寸五分、碑額御筆手詔四字、已離開碑身、碑現移駐民衆藝術社舊址內、今改爲第一幼兒園)

神霄玉清(下缺)

御製御書

道者體之可以卽至神、用之可以挈天地、推之以治天下國家、可使一世之民、畢得其恬淡寂常之真、而躋于仁壽之域、朕思是道人所固有、沉迷既久、待教而興、俾欲革末世之流俗、還隆古之純風、蓋嘗稽參道家之說、獨觀希夷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霄華大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物之上、統御神霄、監臨萬國、無疆之休、維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實明神所司、乃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自京師始、以示崇極、以示訓化、累年於茲、誠忱感格、高厚博臨。屬者三元八節、按冲科、啓淨供、風馬雲車、來觀來饗、震電交舉、神光燭天、羣仙翼翼浮空而來者、或擲寶劍、或洒玉篇、駭聽奪目、追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悉見悉聞、曩未之有、咸有紀述、著之簡編、嗚呼、朕之所以振隆道教、帝君之所以眷

命字佑者、自帝息以還、數千年絕遠之后、乃復見於今日、可謂盛矣、世天之將興斯文以遠朕、而吾民之幸、遂見正于今日耶、布告天下、其論朕意毋忽、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宮刻詔于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無窮。

宣和元年八月十三日奉聖旨立石

保和殿直學士朝請大夫提舉上清寶籙宮編類御筆兼禮制局詳議官賜紫金
使臣蔡倫奉聖旨題額

通待大夫保康軍承宣使直容思殿同知入內內侍省事同提點皇城司

充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點臣譚震。

檢校少師兼京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直保和殿明堂兼在京神霄玉清宮提舉
提轉使臣蔡司成管勾上石。

刻尚文金石初編、徽宗御製此碑以摹本賜天下、摹勒立石、由宋至今、其間雖經兵火、孫淵如王遠度武授堂翁軍溪阮芸台等金石家絕不見為此碑著錄、何哉、碑係帝親書、瘦金體、非京所代作、宋人玉宇一點逼人之刺、其誣也哉、當時能倣帝書、惟弄臣楊球張補最爲逼真、謂之東廊御筆、雖與帝札雜出、猶用小印以別之、碑題御製御筆、而額又題御筆手詔、非帝自作其誰歟、

陳季仁屬中金石略、徽宗初學黃庭堅、后乃自成一法、號爲瘦金書、趙孟頫稱其天骨遺美、逸趣天然、不虛也、遺墨自靖康變后、雲烟散落、見於石刻者、真書隸帖、今已不存、大觀五禮記在大名舊城、或云御書、而王元美以爲蔡京所作、端禮門元祐姦黨碑自夜半潛毀之后、片楮點墨無復存者、今沈氏饒氏重刻本則出於京手、然則斯碑亦徽宗書之僅存者矣、考宋史林靈素傳、靈素言天有九霄、神霄爲最高、神霄玉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陛下是也、其弟號青華帝君、主東方、攝領之、云云、帝心喜其事、建上清寶籙宮、詔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設長生帝君青華帝君像、又造爲青華正靈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衆、其說與此碑合、碑建於宣和元年八月、越明年正月而靈素死、道教遂闕、更歷七年而有北轅之禍、碑積腐流土中、劉濬齋上舍搜得、拓以見於世、宛如新刻者。

考興化府志藝文傳、故獨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風乘龍天書仙篆之符、異方士林靈素之徒等語、於是神霄玉清之禍遍天下、云

云、碑文中所謂風馬雲車震電神光寶劍玉篇、蓋皆爲攸等之說所惑而迷不知悟也。

宋徽宗 神宗第十一子，嗣哲宗立、深通百藝、書畫尤工、惟窮極土木、崇奉道教、任用羣小蔡京等、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余人爲奸黨、金人侵入、傳位其子欽宗、靖康末、金人陷汴京、與欽宗同北狩、崩于五國城。

宋高宗書登瀛閣

登瀛閣

宋紹興八年高宗皇帝御書三大字賜狀元黃公度讀書處、明崇禎十六年孫世孫副使鳴喬諭德起有參政鳴俊舉人、維等重立

登瀛閣原在望江里岩畔、高閣層軒、下臨大海、后廢、余曾親履其地、惜因塔燬不復登臨、不知石刻尙存否、公度裔孫鳴喬等於東里祠內重立是碣、其款識如上文、因碣石凹凸不平、且多模糊、故於登瀛閣三字外只取高宗御書賜狀元黃公度讀書處上三字揭之。

黃公度 字師憲、紹興八年省元免試賜進士第一人、除祕書 字、時秦檜當國、坐裁切時政、出判肇慶府、檜死、召還、終考功員外郎。

附錄：

汪容齋云、公詩鏗鏘蹈厲、發越沉郁、精深而不浮、平澹而不俗、風樞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侔其珍。

陳應求云、考功詩格律森嚴、興寄深遠、自成一家。

蘭陵詩話、公與趙丞相鼎善、爲秦檜所惑、泉幕任滿赴闕、知不見容、過分水嶺、題詩云、嗚咽泉流萬仞峯、斷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中、及除正字、言官希旨、誣公將作私史以謗朝政、因罷歸、時趙丞相已謫湖陽、諫者復據前詩、謂指趙與已不久當倍還也、檜益怒、遂以嶺南荒惡地處之、公有咏梅眼媚兒詞云、如今憔悴、雙烟擗雨、誰肯搜尋、蓋自况也。

宋員外郎方昭書有宋興化軍祥應廟記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略撰

左朝散大夫尚書駕部員外郎方昭書並題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號大官廟、大觀元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賽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詔天下名山大川及諸神之有功於民間未祀典者、許以事聞、郡使者始列神之功狀於朝、從民請也、次年賜廟號曰祥應、其言九年、繪祀明堂、復修百神之祀、而吾鄉之人、又相與狀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議、顯應侯、天子曰、嘻、惟神厥靈、惠我一方、宜有以寵遇之、迺宸筆刊定顯惠侯、時則宣和之四年也、謹按侯當五季時、已有祠宇、血食於吾民、古老相傳云、舊祠在驛路之北、一夕、風雨晦冥、雷電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較盃香爐、忽失所在、翌旦、父老跡其所止之地、而得于龜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館之、即今廟址是也、其地前直壺山、后擁陳岩、綬溪之水、經絡其間、雖善地理者莫之能得、當時識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勝、此方之人、其有口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薦臻科登無仕者、時不乏人、皆如識者之說、曰大官廟者、相傳云、鄉人仕有至於大官者、退而歸老於其鄉、帥其子弟與口之耆舊若少而有才德者、每歲於社之日、相與祈穀於神、既而徹饗豆、陳設樂、揖遜而升堂、序長幼而飲酒、如古所謂鄉飲酒者、鄉人業而慕之、遂以名其廟、口識神之賜福於吾人者如此夫、七閩諸郡、莆田最爲濱海、地多鹹鹵、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無川澗溝瀆之利、旬日不雨、則民有粒食之憂、每歲以旱而禱于神者、未嘗不應期而雨、故田雖高而無旱、春夏之交、雲霧蒸郁、盲風怪雨、發作不常、寒暄之氣爲戾、民或苦歲、於是時民多祈福於神、或相與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無災、政和七年、諸郡多蝗、既口口口食竹木之葉、牛羊之毛且盡、民懼而禱之、故環廟數十里、蝗不敢入、宣和二年、陸之妖賊、劫庫口殺長吏、聚徒十萬、殘害江浙數州之民、而盜有其地、朝廷口口口提發族百萬以夷之、而賊徒始相聚謀、欲掠舟於定海、据七閩爲巢穴、郡使者飛檄以告、且使民遣其室以避之、謂風帆信宿可至、居民攜布、扶老攜幼、奔竄於山谷、攀援蹂踐、至有踏者、擊不逞之徒、又相與禱祝之、於是其喪其家資、失其子女、憂愁驚悸、自隕其身者、而吾民先禱于神、神賜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無遷徙者、既而賊果就擒、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任卒葉德聚其衆數千人、殺官吏以叛、恣溪船順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郭、焚居民廬舍、其勢甚熾、遂謀渡大義而南、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駭、莫知爲計、賊賊徒忽一夕相驚曰、官軍陣矣、其旗幟皆有顯惠字何也、人人

恐怖、始有悔禍之意、漕使張公穆乘賊憂疑、始得以斷橋沉舟絕其南渡之謀、又其后一年、楊勳領西兵叛入于閩、由泉漳而來、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賊壓我郡境、守險之卒、視衆寡不敵、莫有鬥志、軍士方迪等聞空中有聲曰、女速進、顯惠侯兵來矣、於是我師買勇、賊衆望風畏遁、闔境晏然、往時遊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以謀利于他郡外蕃者、未嘗卒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風波、遇賊于蒲葦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兩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門、風濤作惡、頃刻萬變、舟人失色、泣涕相視、尾曰、吾仗神之靈、不應有此、遂號呼以求助、虛空之中、若有應聲、俄頃風恬浪息、舟卒無虞、又泉州綱書朱紡、舟往三佛齊國、亦請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諸后之賈于外蕃者未嘗有是、咸皆歸德於神、自是商人遠行、莫不來禱、竊聞古者聖明在御、百神効順、無有怨恫、若興雲雨、禦災殃、呵斥妖厲、掃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罰其無良、皆神之職也、今侯血食此土、顯其威靈、以取爵命于前、又能助職協忠順以報恩寵於后、我天子建中興之業、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將見褒德賞功、而侯之爵號、有加而未已也、然則崇廟宇、以嚴奉祀之誠、上以彰君之寵命、尚以答神之靈貺、不亦宜乎、舊廟數世、歷年既久、上頤旁風、無所庇障、元豐六年、太常少卿方公嶠始增地而廣之、政和六年、太子詹事方公會又率鄉人裒金而新之、今神巍然南面、秩設諸侯、其冕服之制、薦獻之禮、皆有品節、視前時爲不同也、祈祀歲拜、卜史薦辭、瞻拜威卒、進退維慎、亦與前時爲不同也、春秋祈報、長幼率從、酒冽肴馨、神具醉止、退就賓位、執盞揚觴、有勸有罰、莫不率命、又不知往時人物若是否、遠近奔走、乞靈祠下、時新必薦、出入必告、疾病必禱、凡有作爲、必卜而後從事、又不知往時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視事之初、又當來享來告、以薦嘉誠、此亦前時之所無也、是數者皆與前時不同、宜其視舊宮爲猶隘、寢以侈大、亦其時哉、信士方密始倡其議、衆皆悅從、故斂不勞而財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廳堂、作東西兩序、燕息有所、齋庖有房、其舍而爲屋八十有二楹、其費而爲錢一萬緡、經始於紹興四年之春、而成於六年之夏也、新廟既成、民大和會、相與大享于神以落之、衆因請記其事、略之先廡去神祠爲近、爲兒童時、嘗侍先生長者瞻拜于庭、其后坐忝奔走仕路三十餘年、兩叨郡綬、皆在南方、違家上冢、未嘗不謁于祠下、至則徘徊廳廡間、因思古人仕者以不去其鄉爲戒